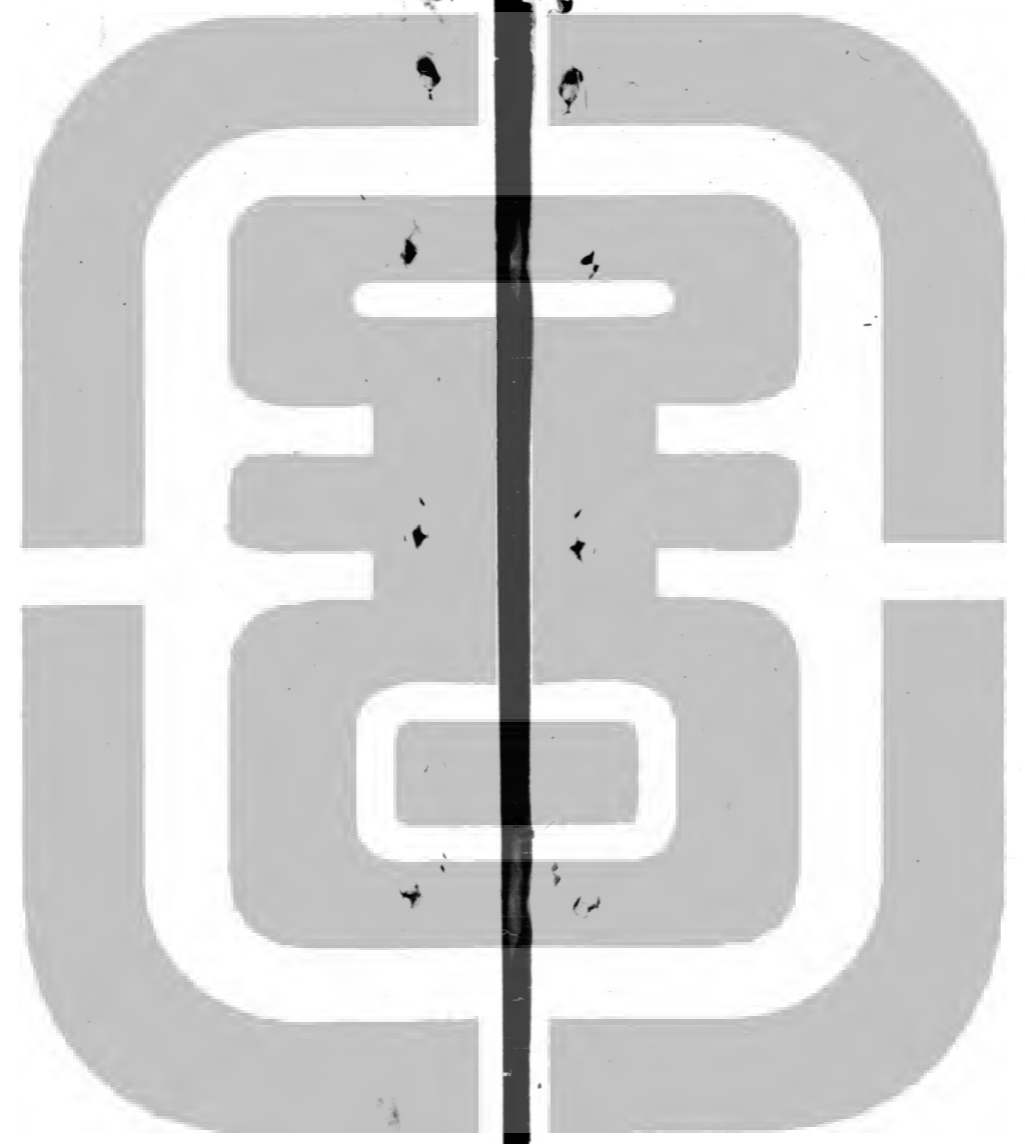




老木樸集

香砂木
林鹿岩
傳威



危太樸文集目錄

三節堂賦

存齋賦為李孟幽尚書賦

經律韻贊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鄭春縣興學頌有序

趙步院記

遊牛頭山記

盜發彭府君墓記

友樵齋記

休寧縣尹唐君嚴田記

殿中司題名記



別友賦送葛子熙

望番禺有序

吳石銘有序

賜帛頌有序

興學頌有序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餘姚州嚴田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清嘯軒記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昭福寺法堂記

金谿縣梁安峽義度記

安公隄記

靜明書塾記

儒英閣記

信州龜峰瑞相寺記

王左山房記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雲臺大隱記

吏部主事題名記

文始道院記

石鹿書院記

玄儒呂先生道行記

蓮華寶勝寺記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蘭溪橋記

懷德書院記

雲林圖記

無量壽菴記

翊正司題名記

龍山堂記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趙氏家法記

陳氏尚德堂記

揚州正勝寺記

揚州普門禪菴記

金谿黃氏墓記

兵部續題名記

平遙六榮序

送琴師張弘道序

送史縣尹詩序

釋洙翠屏文集序

武伯威詩集序

振郵樂戶記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世學樓記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南豐曾氏祠堂記

臨川危氏家譜序

楊氏族譜序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送陳子嘉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趙鈐轄傳序

借書錄序

太平十策序

山菴圖序

夏小正經傳考序

君臣政要序

昭先小錄序

送葉庸生序

李節婦詩序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送鄧景益序

承宣集序

孝經序

鄧江送別圖序

溪香文集序

送彭公權序

漢藝文志攷證序

本政書序

贈潘子華序

送葛子熙序

黃氏族譜序

舒文靖公文集序

送劉子鉉序

僊巖圖序

經邦軌轍序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送教巡檢序

史館購書目錄序

蘭橋毛氏族譜序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橫州新城詩序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送徐時之還白吳序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送道士李九成序

送錙志伊米大元文乘序

送蘇縣尉序

黎省之詩序

送夏仲信序

安福周氏族譜序

太行書院四詠序

柳待制文集序

宇文氏族譜序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貴溪鄭氏家譜序

雲松隱者圖序

送李文翔序

定武王氏族譜序

先天觀詩序

臨川王氏世譜序

三皇祭禮序

廣信文獻錄序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馬易之金臺後稟序

衛氏族譜序

明倫傳序

元氏世錄序

玉堂集序

送許巡檢序

浸銅要略序

滴水集序

永豐王氏族譜序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上都分學書目序

艾輩英赤納思山百韻詩序

杜氏世譜考異序

三節堂賦

臨川危素大樸

稽受氏於高堂兮真楔輦之攸居際神

元廷興運

暴而攘除備金予之併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

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訂謨信直道以逆時兮轉漕輓於番

禹屬群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扼險隘以弄兵兮

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

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詔山鬼而

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

收涕泗于衣裾哀孤惻於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閨無父

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携扶嬰疾疾以莫瘳兮吾豈愛於肌

膚剗肱肉以和藥兮欣沉痾之獲蘇世驚嘆乎忠義兮作

人紀之良撫表三節以咏歌兮峙堂構於東湖葆遺器以

擅藏兮效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羅于文雋
爰趾美於高科兮羗簪笏之滿家振羽儀于天朝兮流四
海之名譽匪顯榮之足夸兮拯黎庶于泥塗雖余文之骯
骯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于厥初

別友賦送葛子熙

予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策以永歌兮
視前行之逡巡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糝襍乎滓穢獨涼
而奚適兮虞誹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
傷顏操踐之或急兮悲絲染之玄黃思驂雲螭以高馳兮
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
美人於丹丘兮云抱朴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沆瀣兮夕搯
玄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竝匪之

良馬兮欲導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興析兮且交脩予之
憲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雖
制義而自安頽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念一門之
孤惻兮而衣食之莫具汨奔走於泥塗兮歲冉之焉遲莫
輟彭蠡之權兮爰東憩乎錢塘撫勾踐之故墟兮弔臺觀
之榛荒颺高帆以度海兮仍群仙於雲陽凌樽桑而遐矚
兮浴赤曦之皜皜兮睇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于諸馮何三
千歲之寥々兮大運若是其污隆繫娛逸之足樂兮傷駝
驅于勞動扇朱光於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來至旋輕舟
于汝濱兮將同采乎菟藿玩曾峯于翠雲兮金鑑有 舡縻
鹿以為樂亂曰予何為行兮吳越之鄉兮韶音之鏘々兮
矯首以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岱々兮哀民生兮曷時而

康兮

存存齋賦

為李孟題尚書賦

繫太極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賜萬物之滋蕃菴易道之廣大兮備吾身于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兮由道義之不匱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頑冥彼鬼瑣之紛兮遂措止于外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于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襍糅于稂莠懷畧繇之苗裔兮發奮迹于滕邦炯冰壺之交映兮粹白壁之無雙玩玄理于簡冊兮驅長才於海江爰細書于史館兮持憲度于臺閣善和燮于群情兮或閤而諤

撫易象而觀諤沛太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蒸退休沐而齋居兮俟天靈存而不白首而不遷憶旋輒於虎林兮卻傾蓋于京闕啓雲霄之息契泐泗之心傳

樂几筵之潔清兮陳左圖而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啟常編而載愉託中情于藻翰兮著懿戒於坐隅

望番禺有序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嚴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錙振選按之振受賂以欽察言非實欽察忿死振亦恐懼得疾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于前因噤而死未幾行臺又遣監察御史杜訪其事得今衢州路總管薛超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詣御史上章囊振後世有季

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

望番禺兮海氣沉沉，青天高兮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兮夜聞噫，昏豺虎呀哮兮麒麟遯。潛望番禺兮盡傷予心。

經律圖贊

猗昔上古，狁之執之。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敷教，人倫迺敘。序尊之親之，在變風移彝典，弗循迺制。刑威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提要諄之。流行區宇，明德懷新。安得率土返樸，還淳各守厥職，葆其天真。上下四方，休然陽春。刑措不用，而多鳳慶。我讚斯圖，爰詔無垠。

異石銘有序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余，其大三寸色

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氣中雙龍摩空而飛。君謂其大父甘州守閭里伯脫驩公詣仁祖山佛寺，得此石道中，故贖而藏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異物，乃為之銘，曰：

太和網緼，二氣摩蕩。山川儲英，奇石異狀。賦質正碧，中含素文。擘乎神人，其行逡巡。恍之驚龍，乘雲飛躍。乾端坤倪，膠轕回薄。赫爾精氣，騰為列星。善匱而藏，何百千齡。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安鄉，公讀書于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泰，大政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蹟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采中書舍人

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珣僑寓是邑迺作祠宇割良田以
共祭祀友人寶泉提舉司知事豫章王君武俾素述文刻
諸臺下迺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燁乎功名睽茲安鄉為澧
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安公有遺蹟我々高臺世變事移
過者興哀神辟氏劉衣冠之裔僑居此邦仰止異古伐木
甚良爰樹高堂俎豆載陳靈其來享陟彼崇丘懷其延佇
江流滔々歲不我與猶公之仕載逢其辰孰使荆揚才傑
沉淪邈哉風旨彌久弥新篆銘貞石公有鬼神

賜帛頌有序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于是撫州民張天
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

再賜時八十有

三賜時八十有 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
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
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
子惠元々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
天下其民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于
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
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頌皇有恩言惠澤斯沛
孝理實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
天祐生於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
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多孔藏書滿家守一
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禋聖德化行俗美

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靳春縣興學頌有序

靳春縣長

楚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

炎為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治邑之事君始至

官脩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

學之績為最大蓋靳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

產傷之在籍者二十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

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慰無以稱塞國家崇

學右文之意乃出稟給為之倡絲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

簿糴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史富民咸相其役因其

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

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

弗備學之聞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

令之所向相勸從事于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

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靳田多汙萊楚有頌呻天監下土哀此

罷民昇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

著在甲令靳春有學以祀玄聖棟椽宇傾曷以廣教賢令

聿至顧詹襄回乃鳩群工罔敢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

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童冠濟弦誦脩行明經聯翩

克貢繫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與人之頌

興學頌有序

至正元年四月

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

伯嘉如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

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丞遠諸禮部 部上之中書省中
書從其言各以 室廬之在官者為之 又言學設教諭而
無廩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 立
學所以作成人材構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
五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務必待教而後明况乎
系之祇字 二縣者 在于畿內教之尤弗可以闕然
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因學京學規於五廟學未遑
有作而作于公戶京之日則公之于政可謂知本以能成
昔入未成之志何其盛欤抑亦遭逢聖神垂意斯道故公
之言得以取信於朝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
其亦思無負 公之志哉公字九德在官守職若活海賈
事皆可書今獨取其政之知本者為頌之其辭曰

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回神明相扶迺作廟學于國
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為宗廟大為
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擊康里公
實臨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警曰茲教化為余之責請于
宰臣報可甚盛爰奏琴瑟升歌雅南邊豆在庭有赫其臨
匪公言行降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 冠裾誦詩
讀書凡百多士無昧厥初

趙步院記

趙步院在金谿院南去四十里順政鄉之梧桐里所可知
者唐時興亦真詳何年也佛殿法堂識施財者黃諤姓名
於梁階之者宋邦傑也延祐間間寺無僧迺五年誕 聖
之節禪居寺僧如瑛嘆曰趙步院者亦我佛之祖也吾觀

善以其道行世者不階粒粟銖錢至于重樓廣宇魚鼓祠
聞雖廢者宜有以興况興者其忍使之遽廢耶為吾學者
坯屋巢木草食澗飲固何俟乎室廬之安然故有其地歷
數百年坐視為榛莽狐兔之墟誠何足以勸哉况是日祝
天子壽而慈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可乎於
是請于有司入居之稍久度弟子增置田園里人江大舉
施其居室蔬圃若干畝後十有八年瑛已厄其逆嗣平謀
曰吾師之十趙步也勤矣不可永！無聲昇末入乃具顛
末請予記予志學經世請得而言之因初即縣有覺僧者
其政全猛嘗北之時僧竭財給徵索追呼求覓者無虛日
焉弗應罰責並見之奔走即縣坐扁炊臥費且夥故寺之
負者至高釜而鐘磬不足則散走仁宗皇帝在東宮首罷

所謂僧錄司者僧通得蕪璞之末趙步也實當仁宗在位
感上恩深厚如此則以萬歲為祝者蓋其報上之情出乎
中也然自罷去管僧者它寺之僧晏然無外撓因連阡陌
而征役弗及然則精脩萬行以濟正覺固其職也乃大不
然豐車肥馬要結推勢昵声色殖貨產大者可以時封邑
不知朝廷所以尊尚覆護者欲其超出諸塵見性成佛或
是以裡治化嗚呼其亦可以深長思矣是卿之又言瑛居
趙步日惡衣食力種藝故寺得以不替其所見異于流俗
也哉平能念其師之勤欲不朽賢已繼其後者讀吾記有
所警也夫瑛號玉菴平号雲巖大舉者事母至謹以相人
術行教即年九十餘終善釣魚故号釣舟子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古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
南二程子之門英材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尸
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
開折道經張里斯道故揚氏之書行於世為甚盛其餘則
幾於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
其可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數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
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
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亦絕人遠甚剛先生之可至可知
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郟城故全縣縣主
簿徐君奇洎之孫原假以此書歸其友人黃昇讀之其字
脫繆韻為更定又攻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夫文也者
心之精微在焉故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其功于斯文

為甚大嗚呼奮手百世之君子尚有考於此編云

遊牛頭山記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余留崇
因寺學因當里之半焉三月己酉時與喬易明普同遊里中
僧善繼如驛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顏偕行過石子崗
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黑有穴在東投之瓦石琅然
有聲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
云南唐周彥宗紀其事逆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臺
寺一僧導余登兜率庵正近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脚
迹及卓錫泉屋甚險余五人者皆懼而明大獨造來如飛
浮警且笑更繇庵西去余無一元不能及而其能造者說
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寶王又東所刻之

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至下西寺僧道宣
番斂壁間見恒小周昉詩昉文穆公之後皇庭間舍江而
庶訪同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政後至者率不反也詩雖
無足規余特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在
都即者悉不能復故過衆繁多營之於居食以故不反曩
時之盛云聞祖堂寺有出衲歲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想
西峰寺詣融禪師卷至延壽寺其碑亦乏東所刻而又有
浙碑在地唐大曆僧靈搏書又甚簡古迹宿寺門日現出
栖霞搨文文東題名善繼詩賦題石上而明晉和之還上
東峰望見兜率庵隱隱然在上樹石參錯若畫而然一
元顧善繼曰子與吾約結庵此其志矣不必它求也臨高
而望自孫摧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間金
陵為必爭之地矣英雄豪傑之遺跡既皆剝削消磨盡矣
吾之生值休明而得與小僧道士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
幸故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餘姚州覈田記

至正二十年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撤紹興路總管前
以餘姚州田賦未均迺屬同知州事劉侯專治其事初大
德四年嘗覈實田稅既而藉蠲于火執事于鄉里者往往
增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於是富者享其利而安厥
負者罄其家而無告積弊蠲蠲莫此為甚侯受撤以來出
宿于公宇日一還問太夫又起居而已晝夜志心須髮為
變田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二
萬餘畝田後易主有負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實嘗以其

所有詭戶名至是照有奪之者迺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
入或舊無糧今自實有至三五百畝者至于消積年之爭
訟者七千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復還
其天者蓋多有之又畝計曰一萬五千二百廿餘畝俾得
田者助其役其晝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
不越之簿又画图謂之魚鱗才次又圖其分都曰畝則入
所謂塊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脩善科則又有所謂鼠
尾冊者焉計其凡六千二百五十餘快綱目畢張如指諸
掌矣既交代而上官挽留之使不得去然其號令行于下
者如始至官非有以得于民者豈能居此焉呼如度者可
謂能為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字文大沈厚而精練
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矣屬余以使事過是

州耆宿楊仲等請為文刻之於石使來者有考焉

盜發彭府君墓記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葬清江縣建安鄉西
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鄰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順二年八
月既望院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家高石柳斲棺毀尸
棄河中盜其藏器瘞其師于上為浮屠焉且偽樹小浮屠
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號咷走懇于官清江縣撤太
平巡檢曹某性按之僧出偽券以誑彭氏持忠肅公所
志其母墳云左去府君墓二十步計之得實墓中博皆朱
漆書彭氏記曹君命之得新棺夢皆實以故磚出其可
瘞迺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廟廢但在有同郡楊君者嘗
時志墓石存土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部

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強盜賊死點僧為
民隸有司先營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瞞史館遺書
依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世孫鏞請志發冢事今
園子博事劉后聞與余論樞館中曰吾為錄事臨江觀王
主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淳為氏恒損己以
益人若教本此之捧毒自恣卒陷于刑辟惡賄所謂損己
以益人耶世之人乃紛々然求福曰利益于彼嗚呼何其
愚哉後十有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騰學日記

昔揚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
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惠澤者繇今視之皆其高曾祖
父笑然去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摩漸撫循使之心悅而誠

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
公之提點江東刑獄迺創書樓廟學之後入國朝至元十
九年縣戶瞿君衡謀於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揭氏請以貢
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焉公以為宜迺得魏氏
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亢爽山川猷奇爰築宮其上率
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刑廿
七日覆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曰詠皆係于書院其後
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諱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
是以即承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正元年公之
五世從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
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
於國功非害于瀆若何而靳又以上于江湖行省行省是

其言自是書院始有曰素使適是州既謁祠下同翁其
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之陸文安公其為樂
平也實朱文公為湖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紛
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書院有曰以自養學於其
間者它日出而仕子明時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
師範焉可也是為記

友樵齋記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甚詳若哀屈大夫抱
忠以死而實自託焉余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
之不過者乎它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圖師大同之言曰
柳也子之適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作也先君子習於學
與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濕、焉與樵藪為伴故題其燕

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倚講學士鄧公
書所為楚語刻諸壁聞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
回其父武岡軍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蚤穎敏能盡讀之
有闕遺必旁搜編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昏喪祭以
至天地萬物虞初釋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講名教輒手書
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摭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藥食
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子有子職
安敢違鄰下而它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於門開發成就
者甚多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利大書忍
貧二字於屏然不幸年甫四十死矣嗚呼君之畜學不可
謂不勤君之制行不可謂不慎而卒隱約於山林方強而
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過者此也友樵齋者界上虞會稽二

邑之境當梅楊峰之下襟帶制江有樹石之勝西曰日鑄山歐冶子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于是而能世其業者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又重稟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余性嗜恬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清坐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卿疏暢喜交遊間往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它日君請記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名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于蘄門劉琨嘯于晉陽君

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承平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君方將以才出用於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乎登之嘯也何居君輒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傳學者嘗為余言嘯有十五章自所謂深溪虎高柳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尚從壽卿而求之因書以為清嘯軒記

休寧縣戶唐君覈田記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賦役均嗟乎賦役之難均也久矣大氏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取諸土田戶口之貧富無恒業土田之貿易無恒至由是雖欲其均率莫能均况乎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之

舞手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反于下果誰之
咎欤。余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蓋
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
谿縣尹趙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始終卒成
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顧今又聞吳縣唐君為縣於
徽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問
民不便者。皆以賦役不均告。君曰。吾不可使胥曹任其事。
為其並緣為姦蠹也。乃聽民自推廉而幹實者。諉^之五月甲
子。鄉各舉二人。君治酒縣堂。申命之戒。以毋私毋擾毋
欺。期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悅。歌
詠載道。於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
余固樂君之慈祥清簡。號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其民樂
生安業於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棟。字子華。文
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嘉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
君以藝名家而已。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駟騎公車。學
正或學錄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
人兼典書。一人兼管勾。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教。
初。畱守司供稍食。至正^獨年罷。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
以來。及入學。畱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頌尚。醞中書省御
史臺集賢院官。必至。所以奉明詔。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
宣徽三院。至不至。視其人。今年素典學錄。趙性端實。未暇
月朔而求之。助教之可考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

二年闕學正錄伴讀之可考者自延祐元年始于是請彙次書于石素白題名固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亦善夫傳有之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壞此不壞諸生勉旃

殿中司題名記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司題名有記從故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未請記之惟自昔皇帝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禁衛之嚴所以示等威昭上下况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奏對或病干政儀文或愆於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從幸者不出三日皆以閉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得亂其罪此殿中侍御史

之職號為清要者歟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者其可不竭其忠貞思以稱塞哉至若知班之始置所以舉不如儀者其後兼主文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是歲知班翰王倫晉孫和通事閔空譯史哈刺章實從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至正三年灤陽諸生李泰買地於懷來縣洪贊驛西北作孔子廟諱令雲中藥溫實贊其成五年站戶長宣平王訓出錢素孔子象六年泰又出錢率眾素從享顏子而下十有四乃走上京求記之懷未古為絕塞洪贊去其縣遠甚厥今近在邦畿遭右文之世故雖山谷僻深聖人之化亦無不遠也泰居隱約之中能率其民胥于俎豆而溫之哉思其外誠賢哉使仰瞻乎德容之盛其必有所興起者矣

浮屠師繼清具其所居昭福寺新作法堂始末至京師屬
邑人危素記之按寺在金谿縣南五十里後唐紀歷中頭
陀僧進明創之中廢宋淳化中鄉人請項山悟空禪寺僧
善津未立之津之徒曰用和之徒曰如陵開慶間改律
為禪而靜思寺僧妙冲未立之既而冲復律冲與陵之徒
並傳而居有之焉今僧曰希晃希和正寧正宗正大冲之
傳也而繼清與正朗陵之傳也初善津用和相繼興造寺
宇如陵新作法堂元貞中火冲之徒曰如璧乃更作之其
後壞僧維仁主寺事鳩材未建而仁卒晃繼主寺事仁之
徒曰正寧及希和繼清皆竭力相成經始於至正四年五
月朔明年九月望法堂始成堂凡七間費中統鈔萬貫鄉

人以財來助者凡五之二中室之後為觀音閣則希和靜
思寺僧維寧及朱琛助之嗚呼佛之學非言語所能既然
其書之多至於幾六千言故浮圖氏必有演說之地此法
堂之所以作也東南兵革休息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佛
學典之土田蠲其徭役使其徒坦：施：而無所憂
虞然自放手矩度者亦有之矣吾邦山深谷邃無外物之
誘如昭福之徒能篤志問學以自脩飭而致力於斯堂其
勤如此記有所不得辭也

玄儒呂先生道行記

先生諱虛夷字典之姓呂氏奉化人世傳家始生時母以
呂氏止一子傳家否則必為浮屠道流不浴者三日嫂胡
憐之自為乳哺少嘗執事勤象山二縣廷莫得微祿以養

母沒遂謝去入天台之桐栢山崇道觀著道士孟治經
史皇慶間詣慶元報恩觀吳尊師受祈風雨後使鬼神
之灑有王翁者等館象山之爵溪蓋隴嶼孤絕先生禱雨而
應王翁因留共處是為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
為之記至正元年慶元早五月己酉禱雨郡治雲起西北
狀如天神批伏官吏驚吁再拜頃之大雨臨川路同知提
管府事趙侯由松招之主福順觀建天閣以奉四明洞天
之神先生好義而質質端謹而和易安負守道不事華飾
不趨勢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具食通禪觀之學沙門師恢
大章噩無愛銘古鼎俱有唱和之作嘗典翰林侍講學士
同郡袁公僧岫雲外坐松陰講老子或繪為畫吳公又為
之贊其侍鄉曲至厚喜必慶憂必弔偽士袁士元有疾經

歲不瘳先生冒寒暑履冰雪求醫請禱久而不愈它日來
眎疾度河風浪忽作舟覆而溺先生徐起色不為變曰無
使病者聞之為我驚也同舍生項誠之久客抗老而無依
先生親往迎之願終其身典處然既隱居無求于世至抗
之吳山見古梅及藤蟠曲奇怪乃以為益友四年二月丙
辰無疾而卒先是郡人金諒有山在鄞東湖之西亭豫為
先生營壽藏至是其徒奉剗劍瘞焉傾城送送雖軍卒小
夫亦設祭道次受秘瀧者諒及錢津典諸交遊作天壇道
院箚誓壇以藏其書曰老子講義 卷齋齋文集 卷先
生所自著曰瀛海紀言十有七卷皆一時名人為先生所
著初吳尊師別有館在城東門人吳某毀之先生嘗受遺
命於師力欲復之在勢者陰庇吳某不能直故其沒也猶

以為憾云素弱冠始識先生信之龍虎山若神交者後四年偕徒步往見吳公於撫之華蓋山時吾郡處士孫君履常吳君仲谷相與登臨嘯詠意歡如也又有八年素事適鄆而先生化去踰月矣嗚呼悲哉葛邏祿迺賢與其徒鄭守仁請書先生之遺事并藏焉

金谿縣梁安峽義度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雙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上遊有度曰馬頭度峽東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度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度者息肩于此以永嘉浮菴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皆施田

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求久其事庶幾無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畜以高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願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度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

欵乃為書之以示未者

蓮華寶勝寺記

豫章僧志祐來遊京師以事狀告于臨川危素曰吾所居

在南昌之境曰蓮華寶勝寺有田三百餘畝唐尚書右丞

相贈司徒謚文獻張公祠堂在焉宋興間田之在宮塘

者為民姚氏所據主僧澄江力歸之至于今公牒具存澄

江復環寺種竹積歲多至三萬餘个入國朝僧至室作室

四楹竹間榜曰蓮溪書院泰定初僧紹能將逝囑其徒曰

吾沒後汝力於為善於是僧覺先作善法之堂至順初僧

紹定與長者萬仁作石橋于寺西曰萬年之橋再紀至元

之二年主僧宗慶與僧德寧以公庫餘財建三門西廡僧

德淳作亭寺前曰鎖翠亭建外門曰碧蓮梵景明年覺先

出財建海會堂及東廡又明年領住持事至正五年新佛

殿真堂伽藍神祠泊諸素象包諸庫庾典夫器物百須無

所弗悉因請為之記志祐且曰諸師之相繼致力於寺事

後人何可忘汝公之遺蹟久而益著于其得無意乎按

張丞相說最親重公典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公進

中書舍人會御史中丞宇文融先獻榮指天下遊戶及籍

外田籍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教沮格之謂

說曰融新用事辦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徇見何能為

至是融又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說亦下從

融恨恚乃與崔隱本林甫謀中傷說遂罷相公改入常少

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肖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公

之在官豈嘗休於此耶惟公起自領海慈道俾伊呂科左

人之朝直道正言身之進退係天下之治亂蓋亦可謂百
世之師矣彼為浮畜氏學既已出世而離倫而能崇敬先賢
嚴其祀事願豈可與淺見薄識者論哉自澄江師而下皆
宜表著其功以勸來者

安公隄記

至正八年簽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安侯以選為龍興
路提督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
何連月不雨侯徧禱群祀已而淫雨不止禱而又應江水
瀑溢居民幾致漂溺諸水神水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
則往湖中春夏涸則人馬俱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
喟然嘆曰脩筭吾職也故命之厲吏則慮其並緣以厲民
迺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屬諸翠巖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

衆力為之魯未經時而隄成長若干丈當其要伐石為橋
下疏水門行者悅豫衆合辭請名曰安公堤郡父老以余
鄰郡之諸生脩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刻文石
以記成績昔鄭公孫濟以乘輿濟人千漆洧孟軻氏訊其
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杜輿梁是已侯之你是隄於
是知為政矣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敝而鰥寡之無
告更立保任之灋而責其成功其急于為治之意可知矣
願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勞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
之以行省憲府可謂重且難矣以侯敷歷中外聲望素著
卑以千里之任侯亦夙夜憂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功
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江州城南隅有浮菴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常道愆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餅金銀鐵石區壘淮謹南唐李昇時軍帥威烈公何洙通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獲免於兵燹天聖間賜頒承天沙門省聽大加脩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 已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域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為藪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菴閣學士蔣瓌題其榜淳熙十四年有僧來自天台咲嬉怒偶類狂易者人目為風和尚一旦與僧智眼富氏巨賈為之興脩事具洪文敏公所為記宋止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辨訟於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願力造作人爭致財縣

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廿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嚴學行淳脩選為住持四方學者如慕而至乃脩僧堂寮寮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願田入之徵食莫能給郡人黃仁歲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性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地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於是食粗給矣仁復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為施而然燈之費無復屑求諸市人大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溯江至荆門玉泉景德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之良材於荆值巨筏蔽江而下固得檜栢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為屋五

間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庠民庶知師嚴之
公而能勤管出錢助之九年夏丹雘堯斌訖二使弘教至
京師求余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
願三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且然斯亦
曲垂方便欲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
上乘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
佛真法身也又有所謂三門耶余昔與師爨同客金陵知
其清苦好脩不自表裸覘斯言也為其徒者宜於此有所
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之後而并反之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節信之貴漢亦象
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溪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
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教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
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
事物之細較業業夙夜靡懈使先王用于當世推之功
業固鑿鑿而精實然既約於閭巷終以考死天也非人所
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
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尊虔題其室曰靜明
書塾中設先生之象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為之記
素天曆至順間數拜先生於家所以啓迪訓誘無所不用
其情眷其風采如孤峯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
不加脩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莫仰思先生
之盛心若何而畜報哉先生雖沒而遺書犹有賢子孫襲
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遇貴

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方增浩乎
其不可過則先王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為之記
刻諸壁間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二年更置奉天院
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所以
揚勛為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所為司直司設
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為之都事一員王恭政為之皇慶元
年院升從一品司直司為經歷司設經歷一員以田澍為
之都事一員王辟為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參贊
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冤名公買訥謀
於僚友刻石載名昭示永久屬經歷闕汪古居禿堅帖木

而以勲臣家子選為都事好尚文雅力替其成於是經歷
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厲素為述之素竊稽前代不言之
官纂修之職皆號為清華之地國朝合而為一勢嚴而事
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稀簡獄訟不聞一旬之間亦三至
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仁宗皇帝蓋嘗
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
識然而居是官者其可不思所以稱報之哉

儒英閣記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侍制謚獻肅柴公
之六世孫季承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言曰其
媿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請為
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袁正肅公銘公之墓有曰維是然肅

卓哉儒英則請以儒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承之意俾記其
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坊國誣害正人以濂洛
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
官公奮筆曰自幼習讀程伊川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
願考校于後選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
兼帥漕事提點浙西刑獄刺舉克當其在經筵所以陳說
者皆崇正黜衰磊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唱然動衆
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
所以為儒英者歟其時君惑於謬乘使公用不盡其才
儒英之效未著於天下非可惜哉素昔承訪纂修未史嘗
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大節足以震耀乎後世而無憾焉

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承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維世
而為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於越不三宿可至
它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季承
賦之

蘭溪橋記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其地曰蘭溪昔產馬蘭俗又稱
馬蘭橋馬蘭者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燬橫木為
略約車馬必亂流而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焉春夏之際
溪水橫溢則往往阻阨弗得進溪上有毛氏蓋自宋南度
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弟絲南城之龍蔭里寔遷於此今
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此橋最近清池茂林相
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皆無絕孤處一室至正四年

水旱疾疫並作公病且革性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
家塾以尊祖敬宗為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旦去以其所
居踞於龍虎山曾君曰省曾君更治室宇扁曰蘭溪寓所
命其徒閩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墳墓皆在
金谿歲時還家必道經蘭谿慨橋之久廢屬同里羅君義
方請曰毛氏之羣從常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乎哉
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前唐州民匠提領毛君一夔督
治之於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於宗族隣里聞者
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期歲而役夫告成無復病涉翼
至京師語余曰願有記惟斯橋距余家為甚迺余之少歲
數過焉莫歎夫民之未有餘力以及於此曾君學老氏者
年於耄耄是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

公而無私者欬是宜記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將
壞而修之庶幾曾君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於無窮豈非
盛哉曾君字者吾毛翁字君實一夔字君堯翼字遇順高
君字元適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六年也九年四月甲
子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峰
叢映殿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
馮陵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磬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
面其前則攢巒複甍蟬聯星錯轟、嶷、更相朝捧其將
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屋繚岫斗折以入環
以羣山而峯之得名卅有二一峯曰石唇能吐納雲氣以

占雨暢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瞻作寺其下名曰
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
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於朝更曰顯親崇
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得於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
事載傳鐙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悔菴光雲菴慶曹原
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利者徑山蒙菴
聰雪峯螺菴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為茲山重也國朝廷
佑五年禪師從正至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
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凡未備者
德學師俱致其力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復燬於
火衆皆号泣道元容色弗變徐慰之曰此殆天教豈不聞
成住壞空世間相也吾緣未盡當力復之何憂之有既而

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以次興復雄麗倍于它日矣于是
使其徒行觀耒京師屬余為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墉
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手勞民力而求佛田豈
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費者相與
相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於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
勝足以致其徒坦々施々而來趨焉則繼傳鐙而見於紀
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
并刻之

懷德書院記

少昊氏之四世陶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
封于皋為皋陶其後封于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公
殊謂皋陶墓在馬州治之東右有皋陶祠地才一畝後鄰

狂獄秋隘弗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杰伯嘉訥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博求其基于民間屬軍千戶將建公署于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西廿餘丈南北倍之而多十餘丈二君屬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義者皆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各四楹繕以周墻經始于是年 月 明年 月落成迺以書來屬素為之記素聞儒先之言曰唐虞之道在皋陶嘗思之而莫究其旨蓋當此之時在廷之臣德之相似者伯禹及皋陶耳伯禹之勞績著于皋陶皋陶之知見則密于伯禹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皋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不知也禹即位之二年皋陶薨史記書帝禹立而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右舉益任之政斯

言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臨天下而黎民固已懷其德矣是邦自皋陶分封之後至于今三千六百餘年始尊祀表章于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按皋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之道至於知人安民之論又必本于兢業信所謂朕言惠可底行此來學于斯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喟興用于邦國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訥君于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以選來官于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並書之

王左山房記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之居距樂平東州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芳。劉氏由大梁來遷者十有世矣。自流芳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蛇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由四山周環如張幕。帝名曰尚忠。又竝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隄。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有支山。共揖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任南還。謀樹屋三楹于小山之麓。覆以白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左之才。而世不用者。悉圖于壁。而詳書其出處。始終于上屋前。鑿之池。種蓮。中寘石刻。周元公愛蓮說。小山上。襟植松檜。異石兩旁。之山有竹木。桃梅。

之屬有良田可藝秔稌清溪湛然垂筌箸為宜天氣清明
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余記其所謂山房按樂
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于此在衆山中
最為雄秀蓋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
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識高趣豈他人所能及哉乃若
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
者其可不思也夫其菑于壁者其才皆足輔其君成文武
之業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于當日或涪湛于下
僚或老死于草野斯世斯民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
天下也可勝嘆哉然而仕止久速各惟其時者其惟孔子
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蹈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雲林圖記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繇大庾領歷贛建昌之南境至撫
領入即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
所至烏佩山僊人烏君上升特委玉佩處過大和山小和
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
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誰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
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特
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番人訪其師
至此然臨川境內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勢起伏九
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
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磴有深潭
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淡神龍居之宋有汝門師劉中
官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

當不雨吾聞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
遺履石上涂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麥曰汝
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唯嗜鴨肉今禱兩者必先以鴨
祭麥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判曰豢龍僧某守惡其
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振懷中若
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
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勇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
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
下已定乃罷今山各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
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
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
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大原

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地
奔狐特出草間蓋畏涂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
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鹿至元
廿一年先大父曰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
之室曰處一堂開憲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
岫脩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
千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
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
奕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為作雲林圖
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函解數為之圖張彥輔真人奉
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民法為余圖之翰林侍
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許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于是有聲

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賢矣然故
舊從而以雲林為予別號則非予志也上古簡賢稱名而
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為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世之
敝也况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
皆號雲林子余于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于間以圖
求詩于秘書丞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盍
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
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
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
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蚤退
歸與樵夫野客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
自樂也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
升為州初廟之成垂有正殿而兩廡未脩至正八年虞城
邊侯來守是州舍奠于先聖先師退而裴回中庭睹從祀
之無所乃謀于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于趨事
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傳於
壁間如今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傳學正陳士
元與州之士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于素惟鄉也
疆場彼此之時宜興號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
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
通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于斯時然而歲周甲子而廊廡
未成而從祀猶闕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願乃泄政濶

疏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候之于仰承
國家垂精斯文之旨汲之為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
于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
思誠字明善

無量壽菴記

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菴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文正
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至孝至元二年大兵驅至開平
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因禮佛性道者
為師絕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與母遇始自五年正月
元日誦妙法蓮華經至初八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
食周月竟九月朔亦如之行住坐卧叫佛一聲恍然如見
其母恒以清旦誦四聖真詮臨莫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

拜乃寐十有一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華菴蒲禪師于慶
壽寺滿號之曰居士時宋已內附疆宇混一私喜可見其
母亟馳書候之則知北來之明年母已沒矣居士擗踊號
慟若不能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百餘人建白蓮社廿
有一年出已貲七百貫買地十畝于太廟之西作無量壽
菴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木
廿有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戒其言曰諸佛菩
薩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修越七日晡時吾當去至
是日已知沐浴更衣書頌畢隱几而坐俄有白垂從西南
下垂菴中廣數丈如飛橋微雨灑道門人奉佛號五聲竟
作禮跏趺而逝口吐異香彌日不散葬諸太史莊之阡子
覺興善繼其志皇慶二年遇災菴盡燬覺興哀金于好施

者復謀營建未幾泐制悉還其舊覺興又沒其徒魏守溪請于薊之大長者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而公曰昔先生之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守溪之責也公以命史官危素按朱通判贛州事尹應元所撰道行碑而知居士之慕其親若是其至及世祖皇帝誕降之辰用其法祈天永命故其菴名之曰無量壽克其事親與君之心可為孝子為忠臣是宜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菴匪獨求夫福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昔余好遊觀名山往徠廣信之境繇龍虎山東行二十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插天入際意其下必有避世之人棲息其間不然宜為珍館以居仙者乃至正二年上清宮

周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棧里者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極之堂東為丹室西為臨清之軒左廡為神祠右為賓位石室之下積水為池大旱不竭曰還原池搃名曰雲臺東鹿初君以傳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院陳尊師其學老莊之道而果于遺世而絕物矣昔楚大夫悲世俗之迫隘思輕舉而遠遊慨然有志于方仙之學然其術甚微其言甚秘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林可謂心跡俱超而身名無累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舉不能入其中矣是故古之為其學者其跡多在于荒厓絕谷人跡罕至之所信乎靈臺之勝唯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機辨過人善治煩劇而解紛挫銳築斯館也將以佚其老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

尊師既沒而君主之至正九年災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敬其所承傳者果若是其重也君之門人徐廷傑余同郡人屬余為之記

胡正司題名記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備諸官署皆刻碑題名以為故實胡正司今至典上幕之賓稽諸案牘亦磬石刻列書之屬史官危素為之記按成宗皇帝即位之始以潛邸怯怯口民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納縣提管府鑄銀為印章秩三品其屬提舉司二一日人匠以董工藝一曰納祿以治賦役大德元年有旨以所降歸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戶置歸德亳州等處管民提領隸焉延佑六年勅更名曰胡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

后往親視工事賜勞官曹有差故鹿頂龍床輿輦金脊吾殿猶存于局其任亦重矣于是重其任必東其官僚昔者由斯而進用于政府臺察者往有之脩其廉隅克勤厥職人臣之義也官于胡正者其任之重如此可不慎哉可不勗哉

吏部主事題名記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頽今十年而石已盈于是脫大杰君彥清揚君伯敬齊君允中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事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顯掌也皇元

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于吏部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擯之署必自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幸進之譏下無淹才之嘆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可不敬歟

龍山堂記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余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論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于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

之輒應故又名澤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曆中黑山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遼親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亢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珪字晉山蚤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酒臨眺彈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全亭于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授徒者數年它日試藝燕南薦名春官對策大廷皆冠多士蓋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將攻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數千年

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寔近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衆人抑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擊觀龍山之勝裴回斯堂慨然思府君之德于百氏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文始道院記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書其間與了然子居相通及番京師聞了然子已棄家為老莊氏之學宿番於東方出滄海之上會稽之人達見之余以戀祿于朝不遑裏糧訪求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悵然久之客曰子之于了然子殆區中之緣而情好之牽爾曾不滿了然子之一晒蓋了然子善推明其師之說其與弟子言有曰

太虛無所間玄妙無所為杳冥無邊際生育無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啓日月由此明萬化從此生實攝得之而畫八卦軒轅得之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玄又曰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此不可謂之非彼不可謂之在內不可謂之在外混然融然貫通而無間者也余于是嘆曰了然子之所造至于是乎其學者趙守真與其弟守玄請余記其居文始道院其狀曰吾之先子家

有屬籍家于海鹽州之安仁橋大父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所卜也吾父諱時亨遭宗國顛覆迺著道士服舍宅為崇真菴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主至正五年吾

兄弟聞了然子棲于越上遂延禮以居之幸了然子之不
吾棄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菴有故土田悉以供道院之
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其成道院之規
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家所以紹承先志無敢
或怠嗚呼世之人措于血氣之私囿乎器數之末孰知夫
道之廣大而窺其全軀然則了然子之言槩然而易見洞
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院而并書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
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籙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
榮殿中侍御史來之劾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

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于
合江樓教日遷嘉祐寺二年三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
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峯在歸善縣北十
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
安于惠丹青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葬惠州又三
年徽宗即位放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
初度履謝遠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亨
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番公
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年趙公汝
馭改朔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鄰
堂思無和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守郡寔公
之里人增創來問亭墨池丹竈蔬畦藥圃及睡美軒斜川

佳慶江山千里各有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年
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處恭稍蒞地樹堂以祀公
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君克恭迺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
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脫兒志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首
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地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至惠
教謁寺下顧詹裴回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驢公治郡政成
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燕居殿為
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京師屬素述之惟公父子
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
遠而愈先蓋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下
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時居顯融者汲之焉以為賢報
國為先務所以矜嗟獎克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

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脩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接
芻彙征之時欵一旦僉人用事榮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
織羅誣蔑爭欲致公于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
後之盜賊猶能知敬也詩人比青蠅于諛口而反覆切貴
之也然公于惠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蒞為文
章嘗舉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丘也欵則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巫
語以招公之魂要皆出于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觀驢公與
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
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驢君字元實其先北庭
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禺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暎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于所居之近翦薙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巧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衍環以羣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身倚呀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峰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圍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堦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于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為山

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風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弗顧易也因其婢友臨川孔君瑛未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于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願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婆遊衍于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諭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于一鄉遠而達于一國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再舉于江西未京師屬其郡

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
都之廟學創于宋末因仍簡陋圯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
孟津胡侯秉彝興學正豫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
春達魯華杰高昌侯伯不華至首帥僚屬出俸錢以倡好
義者卜以七月 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于
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己任公
退即詣學官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凡級輒黜聖
丹黍及聖師象額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稟入才百有
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民故民爭勸趨之以成其事惟
州之山川險塞其人違 尚氣節貴廉耻道之以義則易
于為善其天性果敏也願為治者多以遐遠視之是以
蕪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于罪罟而莫知恤今州之

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
賢哉抑是邦之前脩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公孫立節肇慶
府節度推官曾公興宗所謂奮乎有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
論風旨存乎方策者則猶未盡磨滅其模範典刑足以師
耒後季諸生之遊于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于鄉
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墻而入于宮可不勉諸
素固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于是乎
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
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

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孝君實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迺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為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子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廿年朱氏以純茂為寶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年間羣凶枋國詆誹正學作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于

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礼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爾

振卹樂戶記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礼樂者給驛傳徒諸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宮縣二舞工人未備請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年處礼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番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

取京師附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十貫丞相桑葛枋國迺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可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杰察而大司徒元都帶兩公請振其乏詔賜御史臺贖罰錢人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正宗皇帝有事于太廟禮樂懇于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祠者二初賜幣帛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仁宗皇帝皇慶二年人賜幣二束鈔五貫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餘四百四十五斤仍命中書典之糧食至正三年今上皇帝享帝南郊丞相脫脫公請于上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

年春丞相

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

卜顏帖木而復以為言

得戶賜鈔三百五十

貫

于是協律郎邢敬忠玉規以余厄職史官請書

其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建為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叙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于禮樂錫賚優渥而恩澤深醲君乃明律呂之原通制作之義其功至于舜百獸而來儀鳳固臣下之職也

趙氏家法記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白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知昆弟素相交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滿代還以疾卒于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蘇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婦才三年至是年廿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

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于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保其孤兒幸不絕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于劉、流涕固辭曰某年勞于事未通曉嫫氏為家長某當任其勞可也于是事無鉅細一一咨決於徐婦如織紵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冠猶從外傳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廕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士願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于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領番于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求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溫所進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獲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

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氏寡姊至元二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貳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沒於外遣家童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於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之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於禽獸鬼域夫典民彝壞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焉里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天子在上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於此哉迺著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於斯文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畫像寄余於京師余肅容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嘆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於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強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叟少至孝紹熙間伏闕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楠薦授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陽安仁二縣有聲治攸縣冤獄多所平及累贈太中大夫六世祖諱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弟授迪功郎濠州司戶丞軍辟淮西轉運司提轄從綱運物斛官轉從事郎權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轉承直郎論

邊事七割切辟湖西制置司準備差遣轉奉議郎權提領封樁所幹辦公事通判通州提督天賜鹽場改知黃州黃州縣權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監行在都奏院出為淮東制置使司叅議官轉承議郎知高郵軍兼淮東提點刑獄遷大理寺簿權知寧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朝奉大夫改湖北轉運判官兼安撫制置司叅議權知鄂州轉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鄂州兼湖北路轉運判官外直寶謨閣計度轉運副使兼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大夫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依舊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進直華文閣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轉中奉大夫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特

授中大夫樞密檢詳文字依舊直華文閣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秘
書即殿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字以寬和鎮壓以
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字
和仲貢於江西轉運使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循職郎
袁州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機宜文字改
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於江西循從事郎德
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元永字正之兩貢於江西轉運司
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 朝列大夫同知南雄路
總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諱
泰登字則平 湖南雋學副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東
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命

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領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南人任
夙紀最有聲者又名憲孫字 以恬於進取蚤納其祿
武昌路總管府推官致仕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呼朱
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漸盡何可勝數
蕭氏之子孫祿仕者猶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之所
施于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者以
遺其後人耶庸撮其大要而為是記

陳氏尚德堂記

瀏陽陳君 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
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順孫舉進士授邵陽五將
歸榮其親則過余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

大學循序而進講明脩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
文辭以鈞聲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
書儀著為成書毋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
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
女婦居內童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
己子婦定省毋闕廢館事絀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
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取婦或苟利其貲產家事三年
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各為生計
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
十有二斤取紡纒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
綾緙者六十有一足予一足女子三十有一足予一足能
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必紀於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

衣服冠昏酬酢私親餽遺壹取諸公庫定為品節毋過于
奢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
此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本具在于斯乎
嗟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唯力
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羸秦之彊虎視六合而威
震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况一家乎是
以知力之不足恃蓋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諸吾之固有
而非自外至亦何為而不尚之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
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為其子若孫者夙
興夜寐毋喪厥德則其興也將繇而末艾九江之宗家
不獨端美于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其家
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
樓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英東萊呂成
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猷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
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匡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
聞般若寺晚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於正
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
府還自燕薊乃圖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
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
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懼无以繼緒世業願為之記俾
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慨焉
以歎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矣三四傳

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
焉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
云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怡可之昆弟况有子有
孫自是以徃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
吾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
以為杞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之重沒則考據無其書
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
國而猶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
詩書之緒於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
徵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揚州正勝寺記

有為浮屠氏學者唐廣明二年建寺於揚州郡城左北廂

南進賢坊賜額為興教禪寺五代毀於兵宋建隆三年僧
德欽廼重脩創天中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勝尋復重廢
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苦行務興其教有董評事
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六隱菴一在北進賢坊之念佛菴
基廣五畝百六十步如祖增如營菁廣其堂殿以安徒衆
淳熙十四年請於州移正勝以為今額如祖示宗楚州淨
慧院僧師謙號普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
十有七人善妙善億善倚善德相繼在特景定二年夏寺
復燬善德持鉢化金建止殿宇郡人謝都機者施財為素
佛像作藏室以貯經楊既歸職方江淮諸路設釋教提攝
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徒宗佑領寺事加號
崇理冒化夫師判教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久之棟樑梁

桶廡里撓折延祐元年宗佑廼撤而新之益加宏壯其徒
了忠裴歸靈山九士諸天像又建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
楹作方丈以為燕休之所至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
藏殿庫小復謀崇廣於是殿堂門廡庖福庫庠始獲具完
繚以周垣繪以丹碧大侈前觀先是如祖乞米飯僧迨咸
淳間善德始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七百餘
步於城北以藏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了靖所構也
厥後宗佑了榮道元了恭了真了恭先後增五田若干頃
時則有若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力以相其成
者道通道照行進道濟道成道秀云至正十二年道秀願
常住事謂創寺迄今幾四百年其廢興之故久而無所考
證因屬僧行海撰次事狀京師安靜寺住持僧行璽請余

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國而尊崇護衛莫盛于本朝揚
為南北之要衝穹官顯人逞徠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
財之淵藪其成此固不可以為甚難然猶經營數十年而
後大完以是推之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成
之二艱則不至於壞雖壞必至于復興吾於正勝觀之矣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
書院健之弟則慕學聘儒先生講道於家春秋丁日及月
朔望縣先聖畫像行釋奠禮其先君子思其襲也故
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晉健之母房發所蓄粟帛以構
書院禮殿廟齋舍包粟莫不具完為屋於杏壇之以祠
鄉之先賢訪其遺像志圖於壁間昔中書舍人賈公緡及

其曾孫朱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
公好問因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揮江南行省叅知政
事實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
膏買宅於獲鹿其女子又歸邑人故合祠於是健之游
於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慶師文翔抵
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歎曰中州自金原氏兵草糜
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於本朝雖沐浴教聖之澤而生
氣猶有未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何
其難哉雖祠之建本諸礼所謂祭獬先生社健其習於
禮者孰按中書不幸生干戈之際然猶篤好史學憂唐之
事荒忽無考乃著唐率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春
秋進講疏林瑀本月傳會易筭之失皆有功於名教蔡元

兩公之與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
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於元公者固已刻
諸琬琰而盛傳於世此歎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
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游來歌於此瞻昔
賢於一室懷英瓦于千古其亦有所感發乎者詩曰誰謂
華高企其齊而尚毋自畫焉可也

揚州普門禪菴記

揚州郡城東隅普明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
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素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像
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
七畝于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于江都縣之永真鄉
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

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於山輦石於淵
捐金於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克古
思實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為恒產乞食以給衆揚為南
北都會其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菴待之未嘗厭倦
又制為規訓戒厲將來令甲乙以次相傳于後年七十有
五而終用其灑茶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於蒙山異禪
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願清普賢妙道智慧
圓明真宗可紹志如所度之弟子曰常貴正順和成堅用
應壽遷真因定惠戒觀實正林信妙善滿一任了心恭俊
清福賢皆冠以行字從其師之命也至正十三年行戒領
菴事乃具營造歲月師弟子傳序因京師安靜寺行璽求
為之記余聞異禪師振其道於江左當時學者多歸鄉之

蓋其所造詣甚深非紛一假託欺誑以從事乎口耳者也
故志如之建此菴豈苟焉安逸於旦暮之頃是以迄今恪
遵律度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堅定而不遷汨撓
而不變是在夫游其門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志
哉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
集寔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
魯華杰馬合麻君增素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
守寬李之質曰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右目郎中張君思政
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庠於唐太宗貞觀二
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

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
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
下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
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
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
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
禮為祗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曾為述聖公思為宗
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脩矣
馬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脩墜典其為政
知所先後從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
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盖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
邠之為縣密邇其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

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駁君應會靡有凝滯將士歡悅及
撫平撫安疲甦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
馬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歲
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
脩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
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工德容睟溫觀者
肅敬蓋啓聖王典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萬生聖
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
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永于方策亦四
公之學不教學也邑大夫之望于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
勉哉

金谿黃氏墓記

金谿黃氏告其同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
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於漢豫州牧琬孫固至唐監察
御史洎之孫峻避亂徙闕峻孫光仕王氏官諫議大夫分
其子散居它郡今郡武南城臨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
桐坪者曰初梧桐今隸金谿又有居板橋水南曹洲紅門
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於闕初生述生漢淳漢
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湘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於
鄉上名春官行至安仁沒焉其子囊年十有一聞喪號泣
扶柩族人憐之提携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母能
氏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
其志舍家妻之以女生子曰有慶父之絜妻子還鄉田
廬為他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州有慶築室母墓左

躬耕給食秋冬則葦鹽於家貿易米粟末年夏輒平價與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恒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當習而祖業可也卒葬洪原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兄弟居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論說終日自勞至耄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葬蘇原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洲配丘氏葬夏阮朝美端愿似不能言嘗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行歸州守雷默參族入聞之曰此兒它日必為君子以女妻馬女素驕貴及婦黃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於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坐而逝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原朝美嘗避亂負其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不忍輒半分之國家將

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艦乃囊其私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氏所持不給配胡氏取已資衰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歸為生立中夫婦卒葬蘓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茹按法斬之衆驚曰黃公孺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元老敬老曰老卒葬湖洲配張氏葬夏阮四世墳墓皆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徙南城南城鄉翁原亦和易歲一還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六如之生元學元定元恂卒葬所居傍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嘒旆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曰老生順生生元學生元麟元定生驥元恂生滌淵昔從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

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餘已莫詳所葬由諸囊
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
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生死年月復有
遺忘者矣宗族逃散念、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
二遺善子能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子其毋讓素之
大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呷結交歲行兩
紀觀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
以掌塋墓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呷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南豐曾氏祠堂記

采之盛時曾氏顯於南豐有浮圖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
焉其後多宦遊它郡因定居焉至元國朝祠亦圯壞不治
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冲子家於金谿有薦于

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
而歸間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
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
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脩壞補敞棟宇未章煥然更
新因里中士黃君呷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
熟聞曾氏故事况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
伯氏恭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教過南原之祠瞻
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
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先生真定
韓公維延平揚文靖公新安汪公藻南唐江文忠公
我朝盱江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光燁如
則為之反復加歎者久之然則曾氏之祠豈特其子孫所

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
南豐今雖為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工鉅儒名臣
正士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於鄰國願郡縣之吏與夫鄉
之學者有不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
其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燹之後盡亦購求
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官日乞身於朝歸與
後彥之士沈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者文昭嘗
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逸使僅刻諸

兵部續題名記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
以紀官僚姓名于茲一紀矣而書諸石已滿尚書高昌至
頭公謀諸僚寮賓幕各出粟祿更買石以刻之以余嘗承

乏員外郎去官未久宜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
司徒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
至有未嘗觀面者卿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
敢望其禘子孫後世通家之好哉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
可闕諸且朝本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當急者
秉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涂晝夜不息葛粟踊貴而蘇戶
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
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立規制以貽永
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與嘗慨然於斯由是知六曹
設官所以綱維庶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曠廢天職其
敵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臨川危氏家譜序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錄諱怵而下七世列為
支三居臨川縣者錄諱怵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
卷江南之祖冠其帛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改為元氏又
以元氏之譜附其右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槩昔聞之宗有
字福可者諱不知嘗脩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
延平馮公慶得序之後曾祖諱浩又脩譜朝請大夫南城
周公方序之當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
其志而未脩素在童子時請於大父願具列而藏焉仲父
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相序之泰定
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於是所謂三十六支者始得
校訂其譌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
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

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朱淳化以來以明經述
文擢科第仕于朝于郡縣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
有絕其世可悲也已嗟乎微而大、而微賤貧貴富之一
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至弘治詩書之澤樹忠
孝之節惡可以哀盛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哀盛而易其
心則吾廷之自勛其能以已耶謹志於首將以戒我後之
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平條六榮序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縣民常造先生
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條六策予
錄之藏於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令史上其榮江西行中書省行省得其言亟命從軍廣

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子得其書
十有四年矣而徭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
官軍俘人子女致人貳貨以至勞廟廟之經營罷州縣之
餉餽彌年曠日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
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耶傳者之論必曰先教化
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
識時務謂之俊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手嗚呼宗道
已矣其負能尚氣稟湮然奇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
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除外患起立殊功夫豈難哉然則
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其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長能助
學哀其父之不幸從予求是書襲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
而歸之惜予文不足以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云

